

人世间

早餐里的烟火

李镇

晨曦，孕育在光影的薄纱里。最先抵达小镇的莫过于那场年轻的风了。

风从辛安河畔起身，挟带着一丝湿漉漉的凉意，蹑手蹑脚地潜入小镇。

刮过小镇的风，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人们不关心今天的风和昨天的风有什么不同。

平凡又匆忙的早晨，人们最关心的似乎永远是早餐吃点什么，或者快点吃完早餐，别误了上班的钟点，还有，出门用不用带把雨伞。

平凡的地方往往孕育着不一样的风景。

点亮小镇第一缕烟火的是十字街口的“大海早餐店”。

这是个坐东向西的四间门脸。门头上的四个字在昏黄的路灯照射下，清冷而醒目。相对于这条街上那些高大上的门面字号，“大海早餐店”的招牌显得直白、土气。

大海，是店里男主人的乳名。小镇上的人喜欢土得掉渣的名号，这样叫起来才自然、亲切、接地气。

打开店门，点亮灯火，男女主人像粉墨登场的演员，穿上油光锃亮的皮围裙，戴上白帽子，套上白套袖，将所有的烦恼和疲惫暂时搁置一边，进入了角色。

此刻，墙上的钟表指针定格在早上四点半。

说起来，男人和女人干早餐营生也是半路出家。他们原来在市里一家国营企业上班。男人的父亲是厂里的老工人，厂里照顾老工人子弟，初中毕业后，他就进了厂，从学徒工干到熟练工。女人老家是贵州大山里的，她是投奔姑姑来到厂里。两个生活轨迹平行的人在这里交叉重合，一来二去碰撞出爱的火花。他们一门心思在厂里安安稳稳干一辈子，没想到未干几年，红火了几十年的厂子说倒就倒了，他们成了下岗工人。

人到中年，突然打碎了饭碗，就像小船迷失了方向。一段时间的迷茫彷徨后，他们寻思，总不能老是怨天尤人，也不能守着几个遭散费坐吃山空，应该干点什么？女人说，咱俩卖油条吧！卖吃的比卖其他的牢靠，关键是赔不了钱。男人的脸耷拉得老长，嘟囔说，我不干那丢人现眼的活儿，摆摊卖油条多没面子。女人第一次发了火，面子值几个钱？穷死才没面子，你不干我自己干。男人尽管一百个不愿意，也拗不过女人，心不甘情不愿地跟着女人干。

刚开始时，他们的早餐店开在村子中央，租的是村里废弃老学校的一间房。门脸不大，山墙开门，却顾客不断。老辈话说“山墙上开门不吉利”，可他们的生意却像灶台下的火焰般红红火火。原因很简单，他们实诚，不坑人，不骗人。

吃过他们家油条的人都说，他们家的油条卖相好，打眼看上去就舒坦，个头够长，色泽金黄，吃起来更是入口



脆香。

他们把人生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早餐里，他们用油条征服了小镇人的味蕾，勾住了大伙儿的魂魄。

夫妻俩很开心，早点的路子走对了。生意越来越好，就有了新问题，铺子太窄巴。夫妻俩合计搬到小镇十字街上去，扩大一下规模。搜寻了半天，恰好找到一处闲置房。房子以前是个书店，由于经营惨淡，早就人去屋空了，于是，他们几经周折终于找到房主，租下了房子。

也别说，这个交通便利的临街房卖书不行，卖早餐却很火爆。他们接手后每天顾客门庭若市，营业收入一个劲地涨。

夫妻俩累并快乐着。毕竟对他们来说，挣钱才是硬道理。男人也不再提什么面子这茬了。女人说：“掌柜的，当初让你干还一百个不愿意，现在咋样？听老婆的话没错吧。”男人不言语，还能说什么呢？人家指的道儿对。

男人和女人用心打理着这个生意。他们对时间分寸的拿捏总是恰到好处，确保每天第一个顾客上门时，不必等候。因为早晨来买油条的人大都急着上班，时间金贵，耽误不起。

早餐店里的活儿，男人女人有分工。男人负责熬豆浆、制作豆腐脑、煮小米粥。女人负责和面、炸油条和卖早点。后来，他们又雇了一个妇女包小笼包和收拾碗筷。

女人身板结实，胳膊圆润，有把子力气，半袋子干面粉在她手中跟玩似的一会儿就变成软硬合适的面团。她把盆里的面团拍打瓷实，再在上面抹上一层薄油，然后盖上塑料布醒发。

紧接着，女人洗净手，来到柜台前，操起菜刀将昨晚洗净的大葱切丝，香菜切段，放进盆里，盆里的疙瘩丝是买的成品。撒一把芝麻，淋上味极鲜、蚝油、香油等佐料，搅拌均匀，一盆小菜就做好了。女人捏起几根疙瘩丝品尝咸淡，按照老规矩，小菜口感要稍微重些，因为小菜是免费的，太淡了，下食快，不合适。

拌好了小菜，面也醒发好了，进入炸油条环节。女人麻利地从盆里扯出一块面，放在案板上，将面抻直拍平，用小刷子刷上一层油，拿起一块方铁片“当当当”几下就把面切成了大小均匀的剂子，接着，她将两个剂子摁压在一起，双手分别捏住两端，再一次抻长抖开。转过身时，油锅中心“咕嘟咕嘟”冒起油花，油温刚刚好，剂子轻轻放进锅里，立刻被热油拥住，发出了热情的脆响。

女人有耐心，并不急着把剂子全放进油里，而是让中间部分先接触油面，再把两端滑进锅里。剂子在油里扎了个猛子，立即返回油面，打了两三个滚，白色的紧身衫变成了蓬松的金黄色连衣裙。随着颜色的变化，剂子变成了油条。

女人用吃饱油的长筷子摁了摁油条，熟了，开始将油条捞出来放进竹筐

里沥油。

女人转过身问男人：“豆汁好了吗？”男人瓮里瓮气地回答：“好了！”女人又问：“豆腐脑也好了？”男人答：“好了。”女人再问：“咸菜装好了吗？”男人再答：“好了。”女人吩咐：“我先炸好十斤油条，你开车给政府食堂送去吧。”男人答：“行。”

夫妻间的语言交流惜字如金，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

女人双眼紧盯着锅里的油条，手里的长筷子一刻也没有停止翻动。一眨眼工夫，炸好的油条整整齐齐地站了半个箩筐。

男人累得一头大汗，满脸通红。他已经熬好了豆汁、米汤，做好了豆腐脑。三个大保温桶并排挤在一起，伺机而动。

此刻，屋里氤氲着的豆汁雾气和油烟香气牵着手，蹭破门窗，透迤飘散。这股混合气味晃晃悠悠飘荡在小镇上空，之后又在弯弯折折的小石巷里弥漫开来。

我有早起晨练的习惯，每天都会穿过十字街向南，路过他们的早餐店。我总会不自觉地向屋里的灯光投去一瞥。有时也会走进去坐会儿，在男人不忙时和他聊上两句。

我喜欢那束光，它成为我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喜欢这份妥帖暖心的人间烟火气；我喜欢小镇的慢生活。

今天，折回得早，油条香气拦住了我的脚步。走进屋子，找个靠窗的桌子坐下，点上两根油条，一碗豆汁，取来一碟小菜，慢慢吃起来。

窗外，天光大亮，雾气散去。大街上的人和车开始流动起来，已经有人向这个小店走来。

“来了？”女人打招呼的声音。

“来了！”应声的是一位头发蓬松，身穿睡衣的女食客。

“还是老样子？”

“嗯。”

女人娴熟地称了油条，盛了豆汁，打好包装。女食客掏出手机扫了码，一声清脆的声音报告生意成交。女食客不用打招呼，随手在桌子旁边一个方盘子里拎起一个白色塑料袋，袋子里盛着免费配送的小菜。看得出来，这是个老顾客。

女食客前脚走，后脚就跟来三个头戴安全帽的男食客。三个人中的一个径自走到柜台前，点着饭食，另外两个取了咸菜后有说有笑选一桌子坐下，听他们的口音不是本地人。

汪曾祺说：“四方世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我深以为然。

静静地欣赏着这幅唯美的人间景致。我想，只要努力做好一件事情，哪怕是一件普普通通的小事，身上终会发光，有了光，一切都会变得美好。

我祝福生活在小镇上的人都平平安安，都能把生活给予的一切美好妥妥接住。

诗歌港

秋蝉

林海

唱了一夏
唱了半秋
唱蓝天
唱大地
唱绿树
唱自由

吮吸着大自然的甘露
回报大自然的歌喉
不知疲倦
无惧风雨
从一个枝头
飞向另一个枝头

这是何等酣畅
这是何等风流

曾几何时
土壤里蛰伏
黑暗中等候

挣脱黑暗的羁绊
才能得到阳光雨露
蜕变改变自己
方能获得新生自由

居高声自远
扬名靠奋斗
来自大自然
回馈大自然
即便逝去
也要肥沃大地沟壑

瞬间

紫苏

漫步沙滩
任颗颗卵石
触摸足尖
潮汐层层涌来
深吻脚面
沙子在趾间
恣意蔓延

孩子们
在浪花里欢笑
笑声和浪花一起
飞溅
在夜之臂弯

八月晚夏
亦是初秋
一夜别夏
一叶秋来

我从海上回来
浪花满袖
你轻轻为我擦干
我不吐半字
只用心感觉
然后在心里刻下
每一帧画面

你不经意为我的每一个瞬间
都是我心中的
永远